

朝花夕拾

怀念贺卡

张军霞

那天整理家里的旧书,在一个落满了灰尘的旧纸箱里,看到一叠花花绿绿的贺卡,赠卡的日期不同,署名不同,每一张都各有风格,隔了这么久的岁月再去品读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大多数的贺卡,都是当年上学时,同学们之间互相赠送的,那时贺卡虽然很便宜,三五毛就能买到一张,却是过年、过生日时彼此表达心意的重要工具。有的同学对于送贺卡非常认真,往往会好好思考一番,在贺卡后面空白的地方,写上一段独特的祝福语,末尾再来一个特殊的署名,比如:你最好的朋友,你的同桌,来自上铺的姐妹,和你相约一起走天下的人等等,看起来亲切无比。

也有的人大大咧咧,选贺卡时粗心不说,连祝福语也懒得写,只在末尾加上自己的名字就送出去。记得有一次,我的同桌过生日,坐在后面的男生送了一张贺卡,没想到她接过去看了一眼,竟然趴在桌子上无声地哭了起来,我拿起贺卡一看,画面竟然是一男一女,还带着送给“最爱的人”这样的字眼,在那时可是男女生之间最忌讳的。我举着贺卡,对那个男生怒目而视,他后悔不迭,连连吐舌头,把贺卡抢回去撕碎了,又跑出去重新买了一张画面清新的贺卡,在空白处一笔一画地写上:“祝小梅生日快乐!坐在你后排的李晓。”谁能想到,多年之后,小梅和李晓在异地相逢,竟然牵手走进了围城,回想当年的贺卡风波,不能不说,缘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远离校园之后,贺卡渐渐远离了我们的视线,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电脑和手机越来越普及,我们开始用手机短信、QQ、电子邮件、微信来传递心中的祝福,快捷方便了许多,却也少了当年收到纸质贺卡时浓浓的入情味。

也许,跟我一样怀念贺卡的大有人在,就在去年元旦,我收到了外地一位文友妹妹特别的祝福,心灵手巧的她,亲自做了牛皮纸的贺卡,外加一包精美的零食,看着贺卡上面她娟秀的字迹,我仿佛重温了一遍当年校园里的情谊。

有一年我过生日,也曾收到儿子亲自制作的贺卡,他那时才上小学,在一张素白的纸上,用彩笔画了一幅漂亮的房子,不仅有卧室和客厅,还有我当时梦寐以求的书房。深深懂得老妈浪漫情怀的他,还在院子里画了漂亮的秋千架,房前有花,屋后有树,上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:“送给亲爱的妈妈,祝您生日快乐,心想事成!最爱您的儿子。”好吧,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,有书房,还自带大露台,有花有草有秋千,亲爱的儿子却跑到千里之外去求学。那张贺卡被我珍藏至今,每次看到,都会更加怀念从前的岁月。

婉转流年,流年婉转,难忘收到贺卡的岁月,不仅是在怀念一份美好而纯真的情愫,也是在怀念过去岁月中的自己。又是瑞雪纷飞、辞旧迎新的时候了,我去书店买了些贺卡,列出一份名单,准备一一寄出去。穿越了时光的尘埃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,能够怀念和祝福一些人,也被一些人怀念和祝福着,这也是一种幸福。



执子之手(摄影) 王慧

谁能够在黑暗中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昨日,但是,谁又能够在黑暗中从镜子里看见昨日的自己?

星斗陨落。旷野岑寂。我们把路断开,回到冷兵器的冷,以一刃雪色,映出满脸的胡茬。

家园背后,麦地、河流、坟茔都高高在上,等待虔诚的膜拜。我们选择离开,走上一条背弃的征途,不是叛逆,而是为了更好地继承。

玉质的情愫,在暗夜,仅存石的冰冷。我们在路上,怀揣温暖,放逐自己。三十年的荣誉交给背后的村庄与麦田。

清越的柳笛声已随河水走远,如路上的我们。记忆中的柳树此时应该又一度青绿,可是,即便光着脚丫也已经爬不上柳笛声声的岁月。年复一年,在阳光镀色的过程中,强壮了筋骨却也僵直了韧带。

飞过头顶的野鸟,必是失群的孤者,如我们,自愿或者被迫,放弃已经拥有的欢乐与疼痛,为自己选择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。

在家园的对岸,我们挑起征讨的大纛,只为在回归之前找到自己曾经的栖所。在远距离的回望中,时光隔

“大背头”默默地看着女儿的照片,两个小女孩像花朵一样……赫连东山说:“另外,我告诉你,你那个在深圳的女人,坐飞机看你来了。说实话,我都羡慕你,这真是个好女人。明知道你犯案了,还专程来看你。千里之外,捧着一罐给你煲的汤……”

“大背头”怔了片刻,问:“她,说些什么?”

赫连东山说:“她说,她等你来。”

“大背头”沉默了很久,小声道:“能……不判我死刑吗?”

赫连东山说:“实话说,这个案子,我做不了主。不过,我可以向上反映,这就看你的态度了。”

“大背头”最后说:“我这个案子,过了追诉期吧?只要不判死刑,我愿意戴罪立功。我把两千多万全都捐给国家。另外……”

就此,破获了“七七大案”后,黄淮市公安局荣立了集体二等功。按局长的意思,本是要提拔赫连东山担任分管刑侦副局长的。可报上去之后,迟迟没有批下来。最后,只批了一个副处级的侦察员。局长怕他心里难过,

黑角印象

李智信

来到了黑角市的主干道——戴高乐大街。这条街道两边有高层建筑,不少是欧式风格,有超市、赌场、天主教堂,有黑角市最好的五星级大酒店,市政府也在这条街上。向西走到大街尽头是一个转盘,过去就看到一座红瓦白墙的三层建筑,好像在中国的青岛看到过类似的房子,原来这就是黑角市火车站,是当年法国人修建的。站前的几条铁轨锈迹斑斑,铁轨上停着几节货车箱。

佳柔油田北区距黑角市40多公里。市区路段有的已经轧坏,露出黄土;路边不时有小集镇出现,支起的摊位上摆放着日用物品,猪肉、青菜,还有正在烧烤的肉串。出了市区,进入奎卢省内,路面平展,车速也快了起来,两边慢慢出现原始森林、开阔的草地。快到探区时,车子下了柏油路,进入泥泞不堪的土路。前一天夜里因为下了雨,陷下去的路面积满了水,乘坐的又是越野车,我们便起伏伏、摇摇晃晃地前行。偶尔也看到一些村庄,三三两两像长方形盒子似的木板房立在那里,只有门没有窗户。进入2号探井的路原来全是沼泽,有一里多长都是从外面运土垫起来的。井场位于一片被推平的树林旁边,雇佣的当地黑人正在挖地坑、打水井,为开钻做准备。井场的土呈褐红色,与周边葱郁的树林形成鲜明对比。

下午转往佳柔油田南区。南区的地貌比北区要开阔平展一些,丘陵较多。大片的都是野草,罕

见的是草地里的蚂蚁窝,如同从地下长出的大蘑菇,一层两层的都有。因是开发初期地层压力大,南区的油井都是自喷生产,产生的原油拉到黑角市区的一座炼油厂炼制。

从南区回到黑角市里,天色接近黄昏。我们拐到大西洋岸看落日,据说这是当地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我们踩在松软而洁白的沙滩上,吹着湿润的海风,向西眺望。海水清亮干净,海浪一阵一阵卷过来,拍打着海岸。红彤彤的落日燃烧着西天的云彩,映照得大西洋面闪烁着金色的波光。一些当地人和游客在沙滩上玩耍、散步。我们几位在国内看过太平洋海边的日出,也看过江河湖的落日,但看到巨大的红轮徐徐坠入大西洋岸还是第一次,都很兴奋,拿出手机或拍摄影,或合影留念。岸边有一家名叫千叶俱乐部的中餐馆,店主是一位湖南妹子。我们要了几个小菜、几瓶当地啤酒,坐在沙滩上的桌椅里,边聊天边欣赏落日风光,奔波了一天的疲劳很快就消失掉了。

在刚果(布),我们普遍感觉到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友好。据介绍,这得益于中非人民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传统友谊,更得益于近年来“一带一路”的伟大倡议和给非洲各国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。

注:刚果(布)即刚果共和国,为区别于刚果民主共和国,就在刚果后面加上各自首都的第一个字,布即布拉柴维尔;刚果(金)的金即金沙萨。



千里之外(国画) 贾发军

史海钩沉

秋瑾与闰密

胡茂芹

徐自华任吴兴浚女学校校长时,从日本回国的秋瑾在该校短暂任教,两人成为知交,她是秋瑾后期走得最近的密友。

徐自华对秋瑾的豪纵尚气、能言善辩,印象深刻。她说,秋瑾“丰貌英美,娴于辞令,高谭雄辩,惊其座人。自以与多苙,居常辄逃于酒。”酒酣耳热,则悲歌击节,拂剑起舞,气势如虹。徐自华也提到,秋瑾的刚直爽烈,口角不肯让人,使她容易树敌。

徐自华能感受秋瑾说一不二的强势。然而她也说,秋瑾虽喜酒善剑,行事不拘小节,看似张扬,但其本心“殊其端谨”。她跟秋瑾亲密无间,感情深厚,所以能抛开那些龌龊似的凌乱尖刺,看到秋瑾惊世骇俗外表下的端正,能领略到她机敏有趣的真性情。

秋瑾与徐自华经常“拌嘴”,当然不是斗气。两人都反应灵敏,言语俏皮,幽默风趣,闰密之间,遂有特别默契、快意的戏谑、调侃。有一次秋瑾预计出门三四天,结果两天就返回。徐自华询问缘故,秋瑾笑着说,怕你“望陌头杨柳”。她以“忽见陌头杨柳色,想念夫婿的思妇打趣徐自华,后者说她张口就开玩笑。秋瑾的玩笑,脱口就以男性自居。

徐自华回忆,有一天两人将同赴上海,小婢未及给徐自华梳头,秋瑾自告奋勇替她梳。秋瑾“执镜自照,曰:‘好头颅,孰断之?’余恶其语,夺镜,失手堕地碎。女士大笑曰:‘子欲吉言,偏是恶讖。’”隋炀帝曾揽镜自叹,“好头颅,谁当斫之”,后来一语成谶。她俩都心知肚明,秋瑾的反清活动,有生命危险。徐自华为之担惊受怕,秋瑾自己却略无忌忌,泰然自若。之前她也对徐自华说过:“我生平喜为人所不为之事,死且不惧。”

她俩有一次读小说《女媧石》,徐自华戏云,秋瑾很像书里的女太琼仙,颇自负,尚义气,好胜心强。秋瑾扑哧一笑:“好冤枉!我在你面前何曾自负过?”徐自华又笑起来:“你对我不但不佩服,还极其温让。”这就像唐太宗看魏征,“人云疏慢,我见其妩媚耳。”

有一天,徐自华临窗执卷,被秋瑾一把夺去:女学士,请别看书了,看我舞刀如何?随即取出倭刀,“盘旋起舞,光耀一室”。秋瑾收刀后问徐自华,自己像哪位古人。徐自华戏云,你好兵器,刚毅英武,像孙夫人,不知哪位是你的刘(备)先生,见了你战栗而下跪?秋瑾拍着她的肩头说,你擅诗书,不亚于徐淑,我为你再觅秦嘉好吗?

徐淑与秦嘉是汉代诗人,也是一对深情夫妻。徐自华以当时孀居妇人的下意识反应,失笑道,怎么说起这些匪夷所思的话。秋瑾笑着说,我跟你一样,你可以寻觅秦嘉,我也有我的刘先生。话里显然有隐情,徐自华没有再问。也可能,她不便多加透露。

新书架

《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》

王艳英

余光中先生作为一位文学大师,享誉整个华语文坛,被誉为“在生命里从容漫步的诗人,在时光中畅快漂泊的旅客”。在知乎中有网友评论余光中先生:“我觉得对余光中的定位应该比现在更高,好多人只知道《乡愁》,其实余光中真正精彩万分的作品多着呢!”

2017年12月,由紫图出品的余光中散文精选集《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》全新上市。由余光中先生亲自审定篇目36篇,包括游记见闻、感情经历、生活智慧、人情世故、文化随笔五部分内容。该书收录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《何以解忧》《假如我有九条命》《猛虎与蔷薇》等经典篇目。读余光中先生的散文,会有悠闲自在之感,就像一位前辈娓娓为你道来他的生活感悟,又并不是为了说服、教训,自在而畅快。如余老先生说:“你是个独立的人,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,除非你向世俗妥协。”为每一个独自运行的你提供生命的启示和前行的力量。

时间不会被暂停,记录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它行走的过程中去创造属于你的图腾,并加以记录。《长长的路我们慢慢走》寄予我们的是:在这个混乱和焦虑的时代,你要有时学会慢下来,找到内心的停靠和自己的意义。

故园有河,河中可以没水,只要桥仍在,梦走到村口就能认出堤下的院落。

在路上……留给明月的是一抹背影。故园的冷暖消融于透窗的灯光。

我们知道路在脚下,一步步走去,生命的高低起伏终将冷寂于一杯黄土。征途迢迢,归程远。一个院落,一个童年的村庄,一转身,年深月久,让行走步履沉重。在路上,我们用身心冷暖揣起爱与痛的目光。我们把灯笼亮在心上,不论雾霭还是暗夜,身向远途,心念故园,那更有资深的阳光与长眠黄土的亲人。我们把自己交给陌生的远方,家园就是一棵刺槐,摇醒梦中的记忆。

离开。回还。光阴磨钝的是触角。我们把手上的老茧摊给陌路的微笑,抹一把汗水,在心底喊一声母亲,向着家园的方向深深一揖。

岗上的红柳花开出晚春的逃离。季节轮回,在身影的孤子中,温润思念的是一场灞尽烟尘的雨,让红砖蓝瓦的院落轻轻把童年抱起。

散文诗页

家园 生命的悖论(外二章)

棠棣

开家园已小到难以目视,我们只能借记忆的火把照亮隔岸的岁月。

远方,偶尔有闪烁的光,是萤、磷,或者星火,如这个时节把我们弃置河边的渡船,熄灭所有的幻想与期待。比远方更远的家园,掩映于草木葱茏,在守望的时光里遗忘。

回里家园在中途转身,烟尘背后的家园,依稀还有乡韵流转。三十年光景,童年时那些慈祥的面孔都已在光阴的流转中消散。

村子里原有的土墙、荒园、石臼、碾盘、碾子都已不知去向。老家门前那半截字迹模糊的残碑也已作为墙基埋进岁月深处。

回不去的童年在记忆里醒着,站成岁月烟尘中守望的老树。那是祖辈的村庄,父辈的村庄,也是我童年

的村庄。在梦中,我迎风飘落,成一片归向童年的叶子。

童年在左,时光向右。我落在水中,在水的漩涡里浮沉。

村庄就在岸上,田地也在岸上。熟悉的院落,在炊烟的下方;熟悉的麦田,在暮霭的怀里。而我在水的怀抱中,水的名字叫云岩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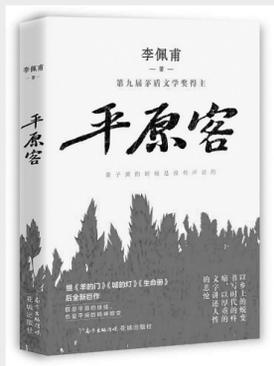
涸涸时光的流水,让彼岸成为故园的专列。

故园,把胎记种下,如一轮月亮,在时光的海中,冉冉升起。

故园有宅,宅中有皇历,是老父母用时光煲的蜜汁莲子,后味透着苦苦的思念。

故园有田,田中有麦子,是厚重的黄土地孕育的生命情怀,把根永远留下。

连载



四

那个纵火案一直是赫连东山的一块心病。就直觉来说,赫连东山经过初查,已经初步锁定了这个案件的一些嫌疑人。可他再往下追的时候,查着查着就查不下去了。因为,这个案件的背景太深了。

说起来,就案件本身来说,很简单。这一年的冬天,黄淮市衙前街一家卖黄金饰品的金店突发大火,不仅烧毁了金店价值一百六十多万元的所有黄金饰品,还烧死了当晚睡在金店里的老板和老板娘。火是凌晨三点钟烧起来的,等消防车赶到时,金店的五间门面及连接后院的平房已被大火吞噬了。

根据现场勘查,金店并没有盗抢、搏斗的痕迹。门锁、柜锁虽然都被烧坏,但也都还相对完整。唯一的发现是:在金店门口的废墟里找到了一个烧坏了的铁皮桶,桶里有一些汽油和烧毁烟头的残留物质。

这是一个尚未改造的旧城老街。同时也是当地有名的,卖各种小吃、杂货的夜市。整条街里只有三百多米长,但道路狭窄,人口密集,扯一蓬布做生意的摊贩特别多,街面上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,多是私拉乱扯。所以,线路老化也是事实。因此,一开始黄淮市公安局在研究案情时,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:是线路老化造成的纵火。一种意见则认为:是人为的纵火。但目前还未

发现相关证据。最初的上报意见,是按“失火”定的。

本来,这个案件很可能就放过去了。可受害者的亲属却一直喊冤告状。而且,指名道姓地告一个人。说此人与开金店的吴家有仇,就是他下的手。并且一连三天带一家老小举着白布横幅在公安局门前喊冤,哭哭啼啼,要求缉拿凶手。由于这是一桩恶性案件,况且还死了人,局长决定还是要查一查。密查。于是,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赫连东山。

赫连东山怎么也想不到,这么一查,反倒是把他自己查进去了。说起来,金店吴家要告的这个

人,赫连东山是认识的。也是曾经给他送过花的。后来,赫连东山带回家的那盆文竹,就是此人送的。

这人姓谢,名叫谢之长,绰号“谢大嘴”。现在是黄淮市“花世界”(中外合资)集团的总经理,头上还挂有一堆头衔:黄淮市政协副主席、本市工商联会副会长、省、市人大代表等等。同时也是本地有名的亿万富翁。

赫连东山接手案件后,觉得既然受害方指名道姓地告他,那

一定是缘有因的。于是,他决定去探一探谢之长的底。

谢之长的办公地点设在一家新建的五星级酒店里,那酒店的名字就叫“花世界大酒店”。“花世界大酒店”是当地最有名的豪华酒店,且还获得了国际化的“四A”认证;是一个集度假、休闲等各种服务于一体的娱乐场所。在这个酒店的建设过程中,还曾引发过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,也就是当年的“6·29卧轨事件”。事件平息后,为了安抚失地的农民,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干预下,“花世界”集团公司被迫拿出了许多钱来做善后工作……当然,现在的“花世界”已经是本市的纳税大户了。

赫连东山这一次是便装出行,没穿警服。他没想到,一进门就先后受到了三次盘问。第一次是在大门口,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小伙子问他:“先生,住宿吗?”赫连东山说:“找谁?”赫连东山说:“我找谢之长,谢总。”小保安再问:“先生有预约么?”赫连东山迟疑了一下,说:“有。”小保安马上笑脸相迎,说:“请。谢总在五楼。”